



武士但磨隨記

无錫人民出版社

无錫地区革命斗争故事

武工組 历 險 記

辛 光 等 著

无錫人民出版社

无錫地区革命斗争故事
武 工 組 历 險 記
辛 光 等 著

江蘇省書刊出版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无 錫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(无錫市西門外三十號)

无錫市新华书店发行 无錫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692 幅 1/32 印張 1 1/2 字數 20,000
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三月第二版
一九六〇年三月无錫第一次印刷
印數 2,001—17,000

目 录

破坏敌人交通网.....	袁建中正理 (1)
游击队员陈阿狗.....	陈阿狗讲 尹榴根正理 (5)
三船大米.....	陈仁根讲 钱世生正理 (18)
锄奸片断.....	辛 光 (23)
武工组历险记.....	辛 光 (28)
南山头突围.....	辛 光 (33)
智击瘦皮猴.....	顾澄正理 (39)

破坏敌人交通网

袁建中正理

1939年，锡东的抗日游击区扩大了，在农村中，已組織起农民协会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“二五”减租运动。当时陈凤威同志所领导的“江抗”（江南抗日义勇軍）独立支队，正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，挺进至苏、昆、太、常地区，給敌伪頑軍以沉重的打击。这时，敌人又大修公路，架設电话綫，企图分割游击区，随时“清乡”，来达到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。为了坚持游击区的斗争，粉碎敌人的阴谋，凤威同志发出了响亮的号召：“行动起来，破坏敌人的交通网，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斗争！”

八月初四这天傍晚，落日的余輝映照着大地，人們吃过晚飯，錫东仓下、楊亭、关涇、长祁、查桥等乡的数千农民行动起来了；他們扛着铁鍬、铁钁，有的拿着斧头、鋸子，到鴨城桥集合以后，便一陣风似的朝公路奔去。

人們的脚剛踏上公路，鍬、钁就象雨点似的飞舞起来，隨着一块块飞溅起的泥块，一棵棵的電綫木倒下去……这一切都进行得很有秩序。

躲在据点里的敌人，借着依稀可見的微光，看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，心里直打寒顫：“哪里来的这許多人，莫非‘江抗’全部过来了？……”再听听那万馬奔騰的挖土鋸木声时，日軍小队长慌了：“啊呀！他們在掘公路了呀！”他抓过电话机大喊：“坂本！坂本！我是禾本，我是禾——本，赶快派兵来，共軍的很多，很多，在破坏公路……”但尽管禾本狂叫，耳机里还是死一样的沉寂，气得老禾本把耳机一摔，瘋狂似的跳着，大吼道：“冲出去！”五六十个鬼子在他逼迫下，放下吊桥，向外冲去。但剛走上吊桥，迎面射来一陣暴雨似的子彈，好多鬼子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一命归天了。沒有死的也狗似的伏了下来，慌乱的开枪还击。禾本大吼着：“他媽的，新四軍的有，冲出去！”可是有哪个敢动。就这样，鬼子被我們密集的子彈截住了去路，丧家狗似的逃到窩里去了。原来，这是我們的游击队卡住了敌人。

在吼山上，几十个妇女高举着火把，左右搖晃，几个武装同志高举着手榴彈，平端起枪，对准碉堡上，准备随时截击敌人。这边的敌人似乎比东亭的稍为“聰明”一点，沒有敢出来。东亭的枪声、公路上的一切，早把他們吓破了胆。

周圍的空氣激烈的顫動着，斷斷續續的槍聲嘶鳴着，四周村庄上的狗汪汪地直叫。時間已是深夜了。這時，陳鳳威同志來查看工作的進展情況，只見公路上的人群象一條烏龍似的在蠕動着，望不到頭，也望不到尾。“鐵當鐵當”的壘土聲，“氣卡氣卡”的鋸電纜干的声音，電纜干倒下时的声音，夾着人們“快点啊”“加油啊”的喊聲……這一切匯合成一個巨大的聲音，好似天崩地裂似的，震得敵人在碉堡內瑟瑟发抖。陳鳳威同志看到這一切，高興的笑了。

離開天亮只有几小時了，天一亮，大批鬼子就要出動，人們決定乘天亮前，把公路全部破壞掉。有的人手掌磨出了大血泡，臉上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，但誰也顧不了這些，只是揮動胳膊一上一下的壘着、挖着，一筐筐的泥土直往公路旁邊送去，公路上到處出現了一個個深坑。有個青年打趣說道：“這是埋鬼子的坑呀！鬼子們倒福氣，我們替他挖好了，他現現成成的來睡覺。”另一個農民說道：“是啊！今晚要氣死那些日本赤佬了。新四軍真有辦法，把鬼子打得縮在烏龜壳里了。”人們七嘴八舌地說開了。一個鄉干部提醒大家說：“別多說了，快点壘吧！”立刻說話聲又沒有了，壘土聲更响了。

鋸电綫木只要“气卡、气卡”几下，木头便倒下来，临时有拿着剪子的人把电綫剪断，又一捆捆的結起来。拆桥的人們把桥面掀向河里去，其余的东面全部燒毀掉……。

天亮了，几千农民同志扛着铁鍬、铁鋤……，迎着晨风，迎着光明，帶着胜利的欢笑回去了。留在后面的是一条支离破碎的公路，象死蛇一样躺着。敌人分割游击区、消灭抗日力量的梦想再一次地破灭了。

（选自“东亭人民公社”史）

游击队员陈阿狗

陈阿狗讲 尹榴根正理

一、入党第一夜

一九四四年三月的某日，在陈家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，陈阿狗、陈仁根等十位红光焕发的农民，以激动而兴奋的心情，参加由地下党领导人張卓如同志主持的入党宣誓仪式。
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……”張卓如同志讀一句，其他十个同志也跟着讀一句。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可屈，終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！”

声音是低沉而有力，它仿佛可以推倒大山，吹走窗外的黑暗。宣誓完毕后，張卓如和他們一个个握手。当他握到最后一个人的手时，微微一笑

說：“陈阿狗同志，在你入党的第一夜，党交給你一个艰



巨的任务。”

“說吧，張县长，任何艰巨的任务我都不怕！”陈阿狗激动地說。他二十七岁，穿着一件破夹袄，尖尖的下巴衬着一对灵活的眼睛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勇敢而机警的小伙子。

張卓如看着他，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激动。陈阿狗出生在一个貧农家庭，那时，天天过着有了早餐沒有夜頓的日子。痛苦的童年生活使他变得沉默而倔張。十八岁那年，有一天，保长說要他家出壮丁費，年青的阿狗忍着气，連夜捕捉了几天魚，可是保长还說錢不够，这一来，阿狗可压不住一肚子火，頂了保长几句。那知道这下子可闖了禍，第二天，保长帶了几个“自卫团員”到陈家庄，陈阿狗获悉逃跑了。保长見他不在家，就把他家唯一的家产——魚网撕破了。从此，他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十一月江南淪陷。一天，日軍来到陈家庄，村上的妇女、小伙子多躲到西面的芦塘里。毫无人住的鬼子，在村上奸淫燒杀，无所不为，陈阿狗的父亲也被打得血淋淋的不能动弹。傍晚的时候，陈阿狗回到烟火瀰漫的村庄里，他看着这一切，心中似火燒一样，但沒有流一滴眼泪，只是憤恨

地喊道：“这是什么世界，难道穷人連条命也活不成了嗎？”

从此，他变得更加沉默了，常想：“如果能找到抗日打鬼子的队伍，我一定参加。”

一九四三年，新四軍开到陈家庄，在这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，陈阿狗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。他和新四軍一道去破坏敌人的公路，他多次地完成了送信任务。一天夜里，張卓如和他在北大河边談了很長的时间，使他明白了許多道理，从那天起，他就下定决心要爭取当一个共产党员。而这个愿望在今天终于实现了，他怎能不激动？！

他們互相看了好几秒钟，然后張卓如說：“陈阿狗同志，从今天起你的担子更加重了。”

“知道，只要是革命工作，即使牺牲，我还是愉快地去做！”

“革命是要流血的，但你一定要警惕，不要随便暴露自己，无謂的牺牲是不值得的。”張卓如說完，停了停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說：“把这封信交給繆南生，要机智，要完成任务。”

“是的，坚决完成任务，决不暴露自己。”

“祝你胜利。”他們紧紧地握着手。

当他們走出屋子时，已經是深夜十二点钟了。

二、送 信

凶恶的敌人实行了“三光”政策，到处进行着“清乡”，形势十分紧张。陈阿狗的通讯工作，也就显得更艰巨了。凭着他的机智、勇敢，他不止一次地完成了任务。

一天晚上，張卓如同志又派他送信給繆南生同志。他接受了任务回到家里，照例找一把伞，把信塞在伞柄里，又用烂泥把伞柄口封好。他走到床前，对妻子說：“家里沒有吃的，明天我想到姑母家吃素飯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阿狗打扮成一个吃素人的样子，夹着把伞走了出去。他一面走，一面哼着山歌，不时的四下看看。

“什么人？”突然从一棵大树背后跳出一个敌人来，叫着：“举起手来！”

阿狗一惊，但他很快鎮靜下来，他走过去，把伞放在地上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敌人吼叫着。

“我是种田人，到亲戚家去吃素飯的。”

“你說慌，你是新四軍密探。”

阿狗明知他是威吓人，便道：“什么新四軍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認識繆南生嗎？”敌人又問。阿狗一听，心想莫不是繆南生出了事，但他很快地回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搜！”那敌人在阿狗身上查了又查，查不出什么，但还不甘心，就把阿狗放在地上的伞拿起来，撑开来仔細看。

“我真的是吃素飯的。”阿狗說：“把伞給我吧，我还要跑很多路。”

敌人把伞看了又看，还是沒有发现什么，就把伞往地上一擲，說：“滾开！”

陈阿狗拿起伞，压住心中的怒火，匆匆地走过去了。心想：“这些狗崽子，猖狂不了几天，总有一天会落在我們手中。”

他走到一个荒坟里。柏树在风中呼呼地响，他看了看四周，然后巧妙而又熟练地把信取出，塞在棺材里（这是秘密通訊站）。

又一次，他送信回来，在半路上被敌人捉住了。敌人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，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。那个敌人想：“不管他，送到指揮那去領賞。”就押着阿狗要走。这时阿狗心里涌起了波瀾，怎么办呢？一定要想办法。

法脫身！他想了一想，就从容地說：“好吧！我就跟你走。”

从哨崗到敌人指揮所有二、三里路，中間要經過一條河，那河中有一个芦塘，阿狗就想在那里脫身。

他們走着，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，陈阿狗一会儿哼山歌，一会儿念念經，当他們走到那河边时，阿狗突然大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！肚子痛呀，肚子痛呀！”他双手捧着肚子，臉色一下子蒼白得多了。

“快走！装什么蒜。”敌人踢了他一脚。他跌倒在地上，呻吟着，不肯起来。

“先生，我肚子实在痛得很，让我拉一会屎吧。”那敌人四下看了看，东面是一条大河，西面是一片平原，逃不掉，就答应阿狗的要求。

阿狗走到敌人的背后，装着解褲子的样子，慢慢地移向河边。忽然，他拾起一块磚头，就向敌人擲去，等敌人抬头看时，他已窜到水里，一个猛子穿到葦塘里去了。葱密又高壯的芦葦被风吹得搖摆不停，敌人隔着大河望不到人影，恼怒地躁着脚，向河里开了两枪，又向芦塘里打了几枪，不見动静，只得拖着枪走了，一边走一边自語道：“唉，一笔獎金又逃掉了。”

阿狗等敌人走远，就穿过草塘游到对岸，踏着愉快的步子走回去了。

三、送“哥”到昆山

一天，从苏北运来了许多地雷和手榴弹。领导上决定把这批手榴弹、地雷分散开来，以防敌人发现。但把这些东西送到联络站，要通过敌人的哨岗。张卓如和钱廷君、陈阿狗、陈仁根等同志商量，想出来一



条妙计：他们把礮糠装在麻袋里，然后把手榴弹放在中间，要是碰到敌人盘问，就说这是买来的礮糠。就这样，他们把这批东西安全地送到了各个联络站。

武工队得到这些武器后，更活跃起来了。在一个晚上，破坏了敌人从塔山到东亭一号桥的全部电线杆；又一个夜晚，几小时就缴获了杨亭敌工区的全部枪枝。敌人大为惊惶，以为我大队人马开到，马上调兵遣将，进行更加疯狂的清乡。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地下同志的

斗争也越来越艰苦了。白天他们不出来活动，藏在农民家里，在特殊的情况下，就藏到地下密室里去。如陈家庄的密室是做在一个浴锅灶堂里面的。灶堂门边放了些灰，从外面看，它确象个普通的灶堂，可是里面的人却能看见外面的一切动静。这些密室造得很巧妙，但藏在里面的同志不能说一句话，咳一声嗽。面这时地下党领导人之一钱宝华却偏偏害咳嗽病，而且一时不会好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领导上决定派陈阿狗同志送他到昆山。

六月里，天热得要命，太阳好象一把火，在一只小船上，陈阿狗赤着膊，戴着一顶破笠帽，使力地摇着橹；在船仓里躺着钱宝华，船头里藏着两枝枪，这是以防万一的。

小船不断地向前行进，快接近新塘桥时，突然桥上的敌兵举起枪对准陈阿狗喊道：

“快靠岸，不靠岸要开枪啦！”

陈阿狗向船仓里投了一个眼色，意思叫钱宝华决定。

“靠攏，別惊慌。”宝华低声说。

船慢慢地靠岸了。宝华忽儿咳嗽，忽儿呻吟。那敌人跳上船，东瞧瞧西嗅嗅，真象一只饿狼，他指着病人

問阿狗：“他是誰？”“他是我的哥哥。有严重的肺病，我搖他去治疗的。”陈阿狗不慌不忙的說。

立时，錢宝华咳得更厉害了，又夹着呻吟声，敌人看看船內空蕩蕩的没有一点东西可拿，再看看宝华，又怕肺病傳染，便一只手掩着鼻子，一只手指着錢宝华問阿狗：

“他今年几岁？属什么？”

“我哥哥今年三十岁，属龙；我今年二十七岁，属馬。”

那敌人見他对答如流，再也不問什么，躁了躁脚跳上岸去了。

船晃悠悠地前进着，阿狗高兴得更出力地搖。中午的太阳炙得人发痛，可是陈阿狗根本没发觉到，大粒的汗粒从他額上掉下来。

“我来搖，你去歇歇。”錢宝华說。

“不行，赶快去躺着。”阿狗回答着。这时从对面駛来一只船，錢宝华赶紧躺了下来。

发燙的河水拍打着船头，阿狗抬头望了望前方，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。想到剛才的情景，不禁笑起来了。

“为什么笑？”宝华問。

“喔，哥哥快到昆山了。”